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选送的7个江西剧种剧目,组成2020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江西折子戏专场,于11月17日、18日在昆山上演,赣风韵味惊艳亮相,充分展现了江西戏曲的独特魅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至此,我省23个本土戏曲剧种全部在昆山进行了展演。

综观本次江西折子戏专场演出的7个剧种及剧目,即时河戏《姜女送衣》、东河戏《抢伞》、宁河戏《宝莲灯·劈山救母》、抚州采茶戏《卖花线》、赣中花鼓戏《打鸟》、袁河采茶戏《劝妻改嫁》、赣东采茶戏《小放牛》,虽然剧种各异,风格不一,但在剧种发展态势、剧目题材及舞台演绎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时河戏《姜女送衣》剧照

# 潮来了,一起“破圈”

——2020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江西折子戏专场观后

□ 蒋国江

打开时光密道,古老剧种轮番登台

就剧种而言,这7个剧种大都有过辉煌的历史,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后来遭遇发展困境,艺术生产滞后,缺失,有的甚至鼓吹箫沉,濒临灭绝。本次参演让这些现状堪忧的剧种,有了重新焕发光彩的机会。

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宁河戏、东河戏是江西古老大剧种,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班社众多,艺人辈出。修水宁河戏曾出现“宁州十八班”的盛况,演出足迹遍及湖广,东河戏班“玉合班”与“凝秀班”声名远播,前者曾在广东各地巡回演出。然而,在文化格局多元的当下,它们面临着发展困境,专业剧团缺失,艺术人才与观众流失断层严重,艺术生产及演出土壤大为萎缩。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抚州采茶戏与曾流行于赣中各地的花鼓戏,虽然尚有专门的国有改制院团,近年来也不断涌现精品小戏,但发展空间略显逼仄,现状依然严峻。曾经广泛流行于袁河流域与赣东北各地的袁河采茶戏和赣东采茶戏,在当代则主要依靠两三个民间班社苦苦支撑,成为江西列入全国348个戏曲剧种中最鲜为人知的剧种。其中赣东采茶戏甚至数十年没有登上过大型戏曲舞台,也没有原创剧目,只在弋阳、横峰等民间以三角班的形式小范围流传,几近湮没。时河戏有些特殊。时河流域早在明代前期便开始盛演俗称“孟戏”的高腔,后其地又流行皮黄,如今时河戏中的皮黄剧目已经绝迹舞台数十年,曾经每年元宵佳节锣鼓铿锵的宗族戏曲广孟戏,近十多年来也黯然失色,鲜有演出。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抚州推出的《牡丹亭》《忠贞》等一批原创时河高腔精品剧目,使得这一古老剧种在舞台上重现光彩。

爱情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戏曲舞台常演不衰的题材

就题材内容而言,这些折子戏主要写情,反映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生活,真挚、动人,有的还在写情中宣扬了中华传统孝道思想。

爱情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戏曲舞台上常演不衰的题材。广昌孟戏所演为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姜女送衣》改编自广昌孟戏中的刘家孟戏下本第4出“姜女送衣”,是一个经典折子,讲述了范杞良被官差抓去修长城,后被蒙恬斩首。天气渐寒,孟姜女偶得一梦,梦见范杞良在长城之上,衣衫单薄。于是孟姜女历经千辛万苦,千里送寒衣。与原著稍有不同的,改编本强化了孟姜女的送衣动机,为什么一介闺中弱女会不惧崎岖险道,“不辞辛劳踏上万里路”?这是因为他们夫妻有着深厚的感情,而这份情感在原著此折戏中表现不够。为此,改编本增饰了一段回闪前情戏作为情感铺垫:昔日,孟姜女与范杞良在花园相遇,后来两人两情相悦,结成美满姻缘,但范杞良被差役强行带走,致使“劳燕儿两下分”,孟姜女“相思泉,饮不尽,化作风

云”。《抢伞》系东河高腔传统名剧,源于南戏五大名剧之一的《拜月记》。说的是战乱时期,王瑞兰和蒋世隆各自找寻失散的家人,大雨来袭,他们巧遇。就像西湖上的雨促成了白娘子和许仙的结缘,这场大雨同样成就了蒋世隆与王瑞兰的美好姻缘。二人在雨中推推搡搡,直至同撑一把伞。聪明的王瑞兰一路观察,觉得蒋世隆是个可靠君子,于是金钗定情,两人顺理成章结为连理。

反映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男女相悦、借题开会等,更是采茶花鼓等地方小戏的一种特色,这在本次参演的江西采茶戏《卖花线》《打鸟》《劝妻改嫁》《小放牛》中得到鲜明反映。《卖花线》系抚州采茶优秀传统折子戏,演绎了民间一对相互倾慕的青年男女卖货郎金牛与王皮匠女儿玉妹,以买卖为名私下相会,并通过买卖花线,互相吐露心迹,最后互赠信物、私订终身。赣中花鼓戏《打鸟》,描写青年猎人三毛箭背着手铳往南山打鸟,邂逅年轻女子毛姑娘,二人相互爱慕,“瓜秧子青又青,两皮叶子共个心,妹对哥来要有意,哥对妹来实有心”。无奈毛母反对,二人只好偷偷交往,最终用真情感化毛母,喜结良缘。袁河采茶戏《劝妻改嫁》本事源于传统采茶名剧《南瓜记》选段。讲述了穷书生丁文秀不忍妻子杜兰英跟其受苦,劝妻改嫁,但其妻不嫌夫贫,誓要与夫共渡难关。颂扬了一段贫困夫妻不离不弃、共创美好生活的人间真情。赣东采茶戏《小放牛》讲述了放牛的牧童与路过的邻村小姑娘二人相见,对唱歌舞、互表爱慕,是一出纯真青涩又浪漫风趣的农村青年男女爱情喜剧。

表现真善美,弘扬中华传统孝道思想也是传统戏曲的重要主题。取材民间传统故事的宁河戏《宝莲灯·劈山救母》聚焦人神之恋、母子情怀等多重情感,侧重人伦孝道的传达。讲述的是三圣母与凡人相爱,生下儿子沉香,触犯天条,被兄长二郎神杨戩压在华山之下。沉香苦练本领,在众仙帮助下获得神斧,力劈华山,救出母亲,全家喜获团圆,宝莲灯重放光芒。

有亮点也有新意,古老剧种收获新“粉丝”

就表演及舞台呈现而言,这7个剧目大都表现不俗,亮点纷呈,也有新意,让古老剧种收获了新“粉丝”。

比如《卖花线》将抚州采茶戏梳妆挑帘、绣花纳底、挑担行路等小旦小丑的表演动作一一展现,省级传承人阙青青所饰玉妹,表演惟妙惟肖,唱腔尤为动人,获得观众好评;《宝莲灯·劈山救母》将宁河戏生旦高亢激越、穿云裂帛的唱腔艺术、精彩纷呈的武打动作较好地展现出来,在网络上获得众多观众留言点赞;《劝妻改嫁》则保持了袁河采茶戏(又称袁河锣鼓戏)大段干唱、锣鼓节奏的鲜明特色,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抢伞》《打鸟》《小放牛》

也是相关剧种常演剧目,观众喜闻乐见,演员临场不乱,做足了功夫,表演可圈可点,加之载歌载舞,边唱边跳,充满活力欢快的青春朝气。此次改编上演的《姜女送衣》本着“固本创新”的原则,在保留广昌孟戏苍劲激越、典雅醇丽的传统声腔及意境深邃的表演特征的同时,大胆进行艺术创新,在细节上下功夫,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丰富人物情感表达,赋予孟姜女这一传统人物形象以新的时代气息,加上演员清新靓丽的扮相,细腻精准而又唯美的人物及唱腔演绎,富有女性魅力和感染力,更符合时代审美和个性追求。

难能可贵的是,这次参演的剧种有不少是经多方合力,克服重重困难,走到“百戏盛典”的舞台。比如广昌选送的《姜女送衣》,该剧由省剧协策划,蒋良善先生执笔改编,省内诸多戏曲名家参与创作;得益于弋阳当地民营赣剧团与三角班的重组和力量帮扶,赣东采茶戏在沉寂数十年后重新在国内大型舞台精彩亮相,而此番公演演出又重新唤起了赣东采茶戏的剧种意识,增进了人们对剧种的认识,利于它今后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在感动与喝彩的同时,不能忽视这些参演剧目仍有成长的空间。比如改编版《姜女送衣》是其中佼佼者,但缺少广昌孟戏原剧作为民间宗族戏曲的仪式剧色彩及粗犷质朴之感,孟姜女的唱腔可更为悲切凄凉、动人心扉,这是孟姜女这一人物传诵千载的魅力所在;《小放牛》的演员道白及念唱受其他剧种影响,缺少赣东采茶戏独有的语言韵味……其他剧目也存在剧种魅力表现不够、缺乏震撼力等问题,制作还可以更精良。在大众文艺多元、文化消费多元的当下,如何顺势“弘扬传统文化,繁荣戏曲艺术”的大潮,在传承传统戏曲艺术精髓,保持剧种特色的同时,又让它们成功“破圈”,被更多年轻观众接受;在创新演绎方式的同时,又确保传承不“变调”、“不走味”,更好地实现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我们回应关切,认真思考和回答。



抚州采茶戏《卖花线》剧照



东河戏《抢伞》剧照



## 诗歌应居于性别之上

——浅谈我省女性诗歌创作

□ 钟秋兰

“诗歌高居于性别之上,她们够得上优秀的诗人。诗歌离不开生存的给养,她们够得上聪慧的女人。”

靠近故乡那朵带刺的花

让笔者重新关注“女性诗歌”这个话题,是11月14日省文联《星火》杂志社于奉新举办的“寻千年奉新,写绿色家园”第四届香樟诗会。在美丽的潦河畔,来自全省的40多名诗人齐聚于此。

此次诗会将焦点放在了3位女性诗人身上,现场朗诵了她们各自的诗歌并进行了探讨,她们分别是林莉、周敏、鱼小玄。有趣的是,周敏于2018年、林莉于2019年、鱼小玄于2020年分别获得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奖”。该诗奖由《诗探索》编辑部、莫言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市联合主办。《诗探索》是中国第一本新诗理论和批评研究性期刊,因此,“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奖”在诗坛颇受关注。

也正是因此,这3位女诗人作为70后、80后的代表受到关注并不让人意外。

笔者注意到这3位女诗人的获奖诗歌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有着故乡的影子,原生地对她们的影响已经深入到骨血里。

周敏的获奖诗歌是《你在我的故乡酩酊大醉》《周家庄》《野岭》组诗系列,她认为她笔下所呈现的地域风情,是赣东到赣南两地之间的往返和摇摆,虽然只是小幅度迁徙,但在她的内心,它们有着迥然不同的心灵磁场。一个是出生地,总是带着与生俱来、难以割舍的骨血亲情;一个是生活地,总是带着烟火气、日常的沉迷和热爱。

林莉的获奖组诗《旭日镇》《信江之书》《旷野》系列则以一个如真似幻的小镇作为背景,呈现出一幅孤独而阔达的现代田园生活图景。这个旭日镇也是作者奋进血脉里的记忆,在这样的诗里,每个人能感受到自己心中的故乡。它们凸显的文化背景、地域史实有普遍性,而林莉一直在努力抓住和呈现它的个性和差异性。

出生于1989年的鱼小玄有着80后的特质也有着90后的跳脱。从她的《浓雾的村》《种葵花的小妻子》《霜月》《蜂蜜》,笔者看到了来自赣南客家乡村,它像一支小夜曲,奏响的音符有着客家山歌里的大胆与纯粹。

“鱼小玄的组诗《浓雾的村》植根于古典诗词的肥沃土壤,作品情感天真、烂漫,语言舒展、诙谐,她洒脱、新奇、恣肆的想象力,让她理解的爱情展露出质朴的模样。”这是“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奖”主办方给予鱼小玄获奖诗歌的获奖词。

有人说,“故乡啊,挨着靠着,都是带刺的花”。这3位诗人如今都生活在城市,但不约而同地,故土仍然占据了她们诗篇的很大一部分。生命最初降临的地方,成为每个写作者不约而同回头眺望的明亮色彩。

入世与出世,灵性和力量

“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宇宙中心”,撒

开“故乡”,笔者也看到女诗人意图走向更为辽阔的写作。

在香港诗会,林莉展示的20首诗歌,最早的是2005年的《火车》,最近的则是2020年5月发表于《诗刊》的《植物学》,“我第一次写了火车/并不意味着我从未见过它/我没有轻易地提起过火车/是因为它总是开得快乐而抵达得慢”(《火车》节选),“这是繁缕/在墙角边,开着小白花/这是一年蓬、风铃菜、凤尾蕨。/这是沉默的植物啊/这是去而复返的离人”(《植物学》节选),15年过去,诗人的语言表达沿袭着一向的风格,这是一种平静和散漫,同时也是诗人秉承的一种态度——她散淡地经过,旁观身边一切的事物,让自己和它们产生关联与对话,进而对事物产生审视与共鸣。

周敏也开始尝试向更广阔的题材接触。一首《诗歌》暴露出女诗人内心的焦虑和想突破诗歌认知的急切:“面对一张白纸/我完全不知道说些什么”,而一首《他的兄弟坐在太平间外面》——“他躺在太平间的里面/他的兄弟坐在太平间外面/花一直开啊,没有想要喘口气的意思”,诗中有着让人窒息的情绪,就好像写诗的人也流出了泪水。这种贴近草根的写作,体现了诗人开始主动去接纳和感受别人的苦难,并与一些人世疾苦肝胆相照。这样的写作看到诗人的诗歌在有意地变化。

写作是需要俯身下去的,写作者一旦怀着悲悯的同情去主动躬身贴近社会,写作便具有人道主义色彩,也让她的诗歌有了温度和胸襟。

有些诗,让人温暖一笑是出世,让人惊心动魄去理解苦难是入世,能让语言像散落的珍珠砸在地上复跳起来发出珠玉之声则是因为有明净的心性。

看鱼小玄的诗,笔者看到了朴实真实的诗风,在恢复着诗歌的传统与韵律。“雾还是那么大,她还是那么想他。想他他只想他,这一年的雾大得不得以往”(《浓雾的村》),写法很直白,语言很直白,却让读者感觉到一种直白的浓烈;像这样热烈大胆的还有《霜月》:“每次他望向她,那里火苗一簇一簇,烧得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许多时都在嘴里咄咄。”如果这是个诗歌初学者,也许很多人会置之一笑甚至直接跳读了,但是笔者注意到,鱼小玄直接写已经十余年,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都发表过不同风格的诗作,《蓝蓝蒸汽机》《螺》《西瓜太郎》都有着跳跃的思维和童趣,这种放松和自由,把生活放在常态下来观照和审视,有着另类的速度和力度。

诗歌应居于性别之上

上述3位女诗人是我省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代表,还有更多的女诗人在写作中浮出水面,或者潜入水底,散发着各自的光。

有人认为,最优秀的诗歌永远是河流最前面的那部分,诗人要有勇气去探索,去颠覆并创造新的技术,以保证诗歌的鲜活性和先锋性。

女性诗歌该是怎么样的?其实这并没有定式,只是相对男诗人而言,有些时候女诗人的参与让诗坛有了更多具有女性色彩的“糖分”和话题,一旦解开约定俗成的绳索放出自己,诗是沒有“男”和“女”之分,要探索的只是——女性怎么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我看来,如何从女性自身的独特经验出发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命题,应该成为女性诗歌关注的焦点之一。”评论家张桃洲说。

一首诗能够流传下来,生命力不可或缺,男、女诗人概莫能外。林莉从2004年开始写诗,写过田野、小镇、乡村等,用她的话来说,有跌跌撞撞,也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其中就有她对“命运”的不停观察。

林莉认为,写作者一定要认清文学初心是什么,也要有一定的担当,如何把自己放到更大的宇宙空间与世界发生关系,是对写作者的考验。

她认为,“不停止向前奔跑的勇气”,这就是写作者让自己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林莉的观点与江西省作协副主席陈离的观点不谋而合。陈离认为,诗人必须有所担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写诗的天赋占了一定的比重,但进行一辈子的“修行”,深入介入这个时代及生活现场,有积累与思考,才会写出“生活的诗”。

在香港诗会研讨现场,陈离对诗人们提了个“要求”——不要去“混”这个世界,年轻的诗人,应该像文坛前辈所说,“面向文学,背向诗坛”,倾听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发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一首诗只有呈现真实的生命感受,让人读到“不安”和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才有可能接近“伟大”。

而这些思考与建议,相对我省表现抢眼的女性诗人来说,也是超越了性别定位的。正像周敏在诗会上所说,怎么去写一首诗?那就是要“挣脱原来的自己”。

这个认识,正是写作者在诗歌这片大海行得更远的风帆,而这些,与写作者的性别是无关的。

## 尊重历史是前提

□ 何勇海

最近在视频网站下架、卫视停播的电视剧《雷霆战将》,像现代爱情、商战、职场偶像剧那般,把一个角色塑造得气度不凡、潇洒倜傥、纤尘不染,抹着发胶、发蜡去打仗,甚至在战场上仍能气定神闲地喝咖啡、抽雪茄,女护士在剧中还穿着裁剪合身的裙子、踩着粗跟的皮鞋,仿佛置身于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更有甚者,剧中八路军独立团团部设在豪华的欧式别墅,野战医院更是敞亮规整……这种“时尚风”,显然不符合史实,也与那段烽火岁月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情感逻辑严重背离。

抗战剧偶像化,追求养眼的前提是尊重历史。虽然当年的热血英雄并非全是“糙大叔”,但也不至于妆容精致、生活讲究到如此地步。抗战剧过度偶像化、浪漫化与游戏化,是对历史缺乏敬畏,对观众缺乏尊重。

抗战剧偶像化目的是吸引年轻人,而非迎合、误导年轻人。抗战剧肩负着历史教育和传播红色文化的职责,一味追求“颜值”,让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在战火纷飞中永远笔挺,让他们的妆容一直精致,让他们处处不忘耍帅……定然会弱化剧作本该承担的教育意义,误导年轻人。

微评论

抗战剧以热血之铭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力图唤起更多当代年轻人的血性和理想。为了让更多的年轻观众接受、欣赏,抗战剧启用一些青春偶像参演,本来无可厚非。甚至,从某个角度来看,演员阵容年轻化,也是对真实历史和人物的适当还原——当年参加抗战保家卫国的战士大都正青春,很多指挥官也十分年轻。让年轻演员演绎热血年轻人的故事,本色诠释英雄的青春成长,更能让年轻的同龄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然而,抗战剧追求偶像化应有度。比如



第140期

本版邮箱:perfi@qq.com